

生活
百味

“蕾丝”包菜



陆遥

早晨,我到邻居家串门,大婶正在包菜田里捉虫。乍一看,我吃了一惊,只见包菜叶几乎被虫子吃光,仅剩下茎干,就像蕾丝一般。见我疑惑,大婶告诉我,她到市场卖包菜时,由于叶片翠绿油亮,顾客认为她使用农药过多,因而菜不好卖。从此以后,她便不打农药了。随着气温升高,田里的虫子活跃起来,粘上包菜的虫子日夜钻在里面,吃个不停。大婶没辙,便天天在包菜上捉虫子,谁知还是不顶用,包菜被吃成了蕾丝状。

时下,有的人片面追求绿色蔬菜。有的菜农为迎合,说自己的菜没有打过药。其实,有的蔬菜可以不打药,但有的必须打药,就像包菜如果不打药,就基本没有收成。关键是在打药中,要掌握好农药残留是否超标。所谓绿色蔬菜不是一个绝对概念,而是一个相对概念,与土壤、水源、肥料都有关联,不单是有无农药而决定的。



爱的新“花”样



幽默之余

我家门口有一小块菜地,每年都要种几棵丝瓜,开花结果后,嫩点的可以炒着吃,长老后可收获丝瓜络用来刷锅洗碗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收获今年第一根嫩绿的丝瓜时,眼尖的妻子发现丝瓜“身上”居然开着花。丝瓜雌花单生,花开后结果,雄花只开花不结果,从丝瓜身上盛开的雄花花梗看,已经和丝瓜连为一体。这个奇异的丝瓜,奇迹般演绎了雌花与雄花的“爱”,共生共长,永不分离。



画

我的微信里连着很多朋友,但能做到每天都私聊的不过两三个罢了。闺蜜叶子,便是两三个中的其中一个。她在宜昌,我在上海,虽远隔数千里,我们却比同城的朋友更熟稔。几乎每天,我们都会热聊。

两年前,叶子开始学习书法。我在她的带动下也练习起了书法。我们聊天的话题又多了一个书法。学习路上,若有同道中人,那是非常庆幸的。她可以将三天打



地上的白描画



鱼、两天晒网的我适时拉回来,也可以给茫然不得要领的我指点迷津。我们也可以彼此鼓励、共同进步。

今年春天,叶子开始跟着《百花画谱》画白描画。每画完一幅,她就会发给我先睹为快。我那时还不知道,距离我家不远之处,竟有一条仿佛为她量身打造的“白描画之路”。

昨晚,我去八万人体育馆附近的体育公园里散步。新开的体育公园环境优雅,绿植丰盛,跑道清爽。走着走着,突见脚下出现了一朵大大的花,像极了叶子的白描画。

再走几步,又有一朵,

两朵,三朵。最神奇的是,这条小路的尽头,竟是一片白描的叶子。是叶子啊,多么巧,地上的最后一幅白描画竟是叶子。我激动得难以复加。立即刷刷刷给叶子发过去几张图片,告诉她,上海有一条她的路。

这真是神奇的邂逅。一条普通的小路,因为添加了白描图案,就变得不普通了。

这正是艺术的魅力,它能够引发出我们无穷的思绪和感触,让心灵瞬间得到丰盈。你能想象吗?当我站在白描画小路上时,我有多么百感交集,仿佛漫山遍野都是千里之外的叶子。



冯周鼎

窗外,小区空地上,不知哪位热心家长装了个家庭版的篮球设施。我便萌生了拍拍小球迷们练球瞬间的想法。

一次,一位奶奶带着小孙子和一只萌狗来到小球场。当我正准备抓拍小运

奶奶投篮



动健儿时,这位奶奶突然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,来了个三步上篮。我情不自禁按下连拍快门,回看图片,孩子的惊讶与奶奶的灵敏形成对比,颇为有趣!

随后,奶奶转换角色,成为防守一方,让孩子练习突防三步上篮。练了一阵之后,她又陪孩子练习带球突防……就连一旁的小狗狗似乎也急不可耐,想上前参与。



刘耀东

当高三毕业生们为高考结束而欢庆时,初三学子们还在紧张地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着最后的冲刺准备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28年前参加中考时的情景。

那是1995年夏收之后的一天下午,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班主任李老师领着我们集中乘车前往县城参加中考。路上没有一

中考往事

丝风,但同学们的心情却是很放松很愉悦的,因为3年不分日夜的勤学苦练,终于可以按下暂停键了。一路上,大家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,一边笑着闹着。就连平时一向严肃的李老师也变得温和亲切起来。他望着我们,微笑着说道:“你们都是我最看好的学生,希望这次都能够发挥出色,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,为自己争气、为父母争光。”是啊,当时农村初中升学率较低,老师和父母都希望我们通过努力,让自己的学习生涯能

朝前再迈进一步。

在接下来3天的时间里,我们白天参加考试,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后再看一会儿书,直到校长和李老师过来催促休息,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书本。中考成绩出来后,我们那一届有3人考上省重点中学,有6人考上师范学校,这是学校历年中考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。

记忆
深处乐活
人生

栀子花开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相比淡雅的茉莉、幽雅的白兰和浓郁的米兰,栀子花的香味虽然清甜,但总让人感觉有些大大咧咧、纵情放肆,“升堂坐阶新雨足,芭蕉叶大栀子肥”,一个“肥”字顿时让人美感全无,自然不入一般文人雅士的法眼。“烂开栀子浑如雪,已熟来禽尚带花”,一个“烂”字虽然道尽其蓬勃生机,但也因其泛滥不免让人轻贱。作为成年人,我不做选择题,茉莉、白兰、米兰和栀子我都很喜欢,只是养了几次,家里唯一幸存下来的,只有栀子。

其实,我觉得如果非要把它们比个高下,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栀子之所以和茉莉、白兰、米兰相比略逊一筹,可能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更强一些。人们总是对容易失去的东西更加珍惜,不知不觉就容易给它们更高的地位和身价。这样来说,栀子不是输在品位不高,而是输在好养活而致的命贱。在乡村,农家小院、沟渠旁随处可见,只有农妇才采几朵往头上戴;在都市,绿化带、小游园亦常露身影,只有跳广场舞的大妈才采几朵别在衣襟。我和她们一样也是俗人,注定装不了高雅,也采几个含苞待放的花蕾,回来用清水养着,可以让陋室香上几天。

捧一本书在一旁读着,此情此景和书名倒也很配——《此刻,让美好发生》;爱在我对面也一书在手,书名居然是《人间值得》。我们注定都是平凡的人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
投稿时请附上微信名、头像
图片和通联方式。

